

朱子成書

二

朱子成書

廬陵後學 黃 瑞節 附錄

通書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其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學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指

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註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某謹記。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春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脩也。傳先天下圖於神放也。放傳於陳搏。搏此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篠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焉。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顯氏者哉。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為神穆之學而止。軻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妙一。行地其功蓋在孔子。曰。天將為百世不斬之約。而不見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問矣。人見其書之約。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願愚何足。

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為同志者。啓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深身以廣文。見工。能詞。幹也。故曰。志伊尹之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用無窮矣。志而學此。則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諸子。且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乎。天下宜讀其書。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脩。而欲讀其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五如。誠。無。為。幾。善。惡。太。極。說。信。道。理。自。一。而。二。而。行。須。是。子。細。看。或。問。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高。簡。而。體。實。端。緒。得。密。且。其。所。論。說。則。不。出。乎。已。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通。書。近。出。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伊川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之偽度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朱子曰此繼之者善也統言一箇流行本源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此成之者性也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為人也是這箇誠為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只是這水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

朱子曰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
陰也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之所謂誠
之時所謂成之者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
寂然不動者誠之復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
利貞是收斂凝聚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利
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利貞無間斷處貞了又
元今日子時。便得生氣他自有時節小元亨利貞
是到這裏方感得元氣說起元之簡小元亨利貞
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簡小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
子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這一反覆說將去。濂
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反覆說將去。濂
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與說加云利
貞誠伊川說復字就動處說元亨利貞皆說利
貞誠伊川說復字就動處說元亨利貞皆說利
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

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交易是陽交
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
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
陰老陰變為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
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
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
氣化純粹至善通繼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解誠者聖人之本變易之者善解大哉乾元以下成
之者性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利貞之通言流行
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
上文通繼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
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
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無不
實處。西山真氏曰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
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
人之自壯至老自始而終
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
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
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
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
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
塞學聖工夫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
無一不備也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
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之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如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者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上章以天道言下章以人道言。問中庸專論誠而論語未嘗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于此元城劉安出問司馬溫公學道從何入曰自誠入文問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北溪陳氏曰誠字後出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至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誠幾德第二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行其所無事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朱子曰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謹得是非其初有蒙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識誠而

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是物也若動處
 不謹微有過差便是惡。問誠無為幾善惡一段
 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
 道理。蔡季通問識無為幾善惡與太極圖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二說以半相背既曰無為矣如何又
 却有善惡之幾恐是周子失照管處如何曰當寂
 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也感而動則有善惡幾是
 動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預放得是於其所
 動動頭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預放得
 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
 得天理人欲方是曰誠無為則其下未可便着善
 惡字如何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
 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
 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亦是如此又與聖人問焉知賢才而不善之程子以
 為便是如此一弓與聖人問焉知賢才而不善之程子以
 可以與邦一弓與聖人問焉知賢才而不善之程子以
 流弊便問未見其為私意然其心在公私之間且看仲
 着數便是是惡。或曰以善惡為男女之分或以陰
 陽之事凡此兩件相對說者無非陰陽之理分陰
 陽而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他如何使故善
 惡可以言陰陽亦可言男女。天理人欲之分
 只爭箇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
 早故橫渠每說豫字。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
 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
 處看破便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夫精粗
 懸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
 己復禮便是此事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朱子曰德者人之得於身者也愛宜理通守者德
 之用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理謂有條理通謂通
 達守謂確實。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
 問韓子博愛之謂仁曰是猶指情為性了問周子
 說愛曰仁如何曰愛曰仁猶指情為性了問周子
 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是就愛處仁了
 所以不同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朱子曰此就聖人性分上說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朱子曰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不同安是自然執是執持

發而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動也微幽也言有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項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幾善惡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也寂然不動者

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間。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未稍，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却只在起頭一管子。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通書言主靜審幾，謹獨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日之氣，且書所為相似。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朱子曰：誠精者，直是無管夾雜，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妙應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朱子曰：問誠神幾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誠是有主。誠神是發用處，幾是決擇處。然緊要處

在幾。節齋蔡氏曰：誠寂也，靜也，而具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為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陰陽也。幾者，誠將發而為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幾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幾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

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知又剛柔一善之中擇中而主焉○

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
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莫不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辭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辭便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

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
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
則並行而不悖矣

朱子曰或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之吉凶今以善惡配爲四象不知如何曰凡物皆有兩端自人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邵子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是分爲八卦也細推之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縱橫變動無所不可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推又別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朱子曰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過而改故耻爲重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爲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

睿通也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伊川程子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字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強思亦不通也致思如掘井初有潭水久後引動得清者出來

人思慮始皆濶濶又自明快。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睿有思有不無不通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幾幾二字無異義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其名
以其有爲善之實也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
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
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

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

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眾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虛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屬陰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

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

於慢者

朱子曰或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勉強若君失其所以為極其恭敬也所以自和這不待勉強也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甲高以臣如何會和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甲高以臣如何會和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甲高以臣如何會和

之禮凡天子之禮皆足將士禮增加為之河間
獻王所獻禮百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
班固以為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之禮者而當
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王安石併廢儀
禮而取禮記舍本而取末政和間脩五禮一時
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無宗時一黜卒魏漢津
極力要理會雅樂不就宗時一黜卒魏漢津
者是也雅樂之一部其杜宗時一黜卒魏漢津
南狩以來神人之憤猶有未慝是固不逞於禮
古禮文之事學士大夫因仍簡陋無復以鐘律
為意者嘗欲朝廷復三禮科又欲立一樂學使
士大夫習之其志皆不就語門人弟子曰古者
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却恐人不知曉其
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
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
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
矣然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
禮中刪修今有節文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
今樂中去其唯殺促數之音并考其律呂令得
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
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知人主待臣下恩
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乎於是
編集儀禮經傳參定家禮相成蔡季通律呂書
可謂有功於禮樂者矣今勸其說附此而大要
見家禮律呂書有志
禮樂者其考焉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
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
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太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

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焉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朱子曰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凡言物者指形器有定體而言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朱子曰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

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朱子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

圖意更宜參考

朱子曰混言太極開言爲陰陽五行以後故未句曰其無窮方言既開之後爲陰陽五行爲萬物無窮盡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

綱網上大綱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三綱見白虎通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

所以節其和之流

東北方條風
東南清明風
西南涼風
西北不周風
東方明庶風
南方景風
西方闔闔風
北方廣莫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

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効至此

聲氣之元詳見律呂書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通書論樂意極可觀首尾有條理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明通即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即圖之陽動。一者純一而不雜也。然無欲心乃純一之靜而所存者一欲消盡故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欲消盡故虛則行故直而能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靜惟一天理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靜虛者中有主則虛則邪不能入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者其動也。更無所碍若少有私欲便碍便曲。

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明通在已公溥接物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後錄所謂誠立明通意又別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筮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暇彰顯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靈一本作虛義短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

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與十六章意同

朱子曰五殊二實實是實理分而言之為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一實萬分便是理一分殊分如月映萬川相似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大小有定言萬是一是萬體統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中庸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太極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天地覆載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錯行大明底小德川流是說小細底大德數化是說大底大包小小分大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

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貴富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悞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

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朱子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富貴貧賤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雙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偶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忘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夫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

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朱子曰天下之勢如秦不士弟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心

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母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短長，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有德而不能言者，常

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朱子曰輪轅飾而人非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文而人非用也况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而不遠是輪轅飾而人庸之也自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非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而已焉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

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

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

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之者唯顏

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

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盡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然後謂之發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口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擊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

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九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周子看得易活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蘊是包得在裏面。易本未有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出

而巳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王繫辭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卦看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慙創之弱於然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乾乾不息者慙忿窒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一句言損第第二句言益蓋以解第一句言苦要不息須着去忿慾而有所遷改

言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得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朱子曰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諸所謂慙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動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室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主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

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二

君子之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

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

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爲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猶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止再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

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知不告之為愈也。慎哉其唯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親。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彖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

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

程子曰。周子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朱子曰。此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然非耳。非目。非鼻。非舌。非氣。不設於身。體良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人身四體皆動。惟背不動。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止。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全是天理。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只見有理。所以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正謂也。此也。

按周子二書。其所謂吐辭為怨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况一字不服。膺焉耳。嘗徧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友。傳者之。子孫求所寄。姑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出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

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
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降說堦也說見司馬溫
公凍水記間一篇實長厚人也安知無所傳授
或謂周子與胡又菴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是
皆強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知深信者朱子
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大道體於是周子
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
二書與諸書並行矣

或謂

或謂

此處有極淡之文字，因被墨迹塗黑，難以辨認。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不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以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慧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

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理之論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無乎其可以得之矣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

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一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

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大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二節發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
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
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
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諸精得五行之
粹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
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
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
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
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
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按此論乃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
要復其初

伊川先生撰兄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異
而充養有道統粹如精金溫潤如玉寬而有制
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
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
之潤習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
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
主於敬而行之以大德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
人居廣居而行之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先生爲學
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
慨然有求道之志未嘗一日忘也其要於諸家出入於
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衆物
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之本非開百代未明之惑
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
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
典祀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
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感人

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
而不足以及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
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
淺陋固深則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耶誕妖異
之說起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於是皆正路
明智膠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於是皆正路
秦蕪聖門之蔽塞關之不幸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
精微猶見於世者學之不幸早由皆未及也其辨折
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
至於何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意
病由之學天下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有自序
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問感而能通教
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
校者醉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開風者誠服觀德
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願於利害時見排斥
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
為惡以寬其煩而裕當法於拘繫而先生處之綽
然衆愛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
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

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
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
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墓表曰先生
名顯字伯淳序其所伊川路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
先生弟願序其所伊川路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
道不行孟軻死聖人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
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雖無善治士得行百由無善
焉莫知所傳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下四百
年之後得哲人早出聖人志將以斯道覺斯
天不熱遺哲人早出聖人志將以斯道覺斯
不也父矣先生出唱聖人志將以斯道覺斯
說矣於道知所趨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者
大矣於道知所趨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者
之於道知所趨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者
知斯道之稱清山可移谷可壘明道之名巨焉止
而長存勳石路傍以詔後人。朱子曰天聖中洛
人程公珦初仕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
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又以明年癸酉生
子曰顒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
貳南安乃得繼擢周公某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
受學焉然有求道之志得孔孟不傳之編於

經遂以具學為諸儒倡明道用呂正獻公為為
史伊川以布衣京崇政殿說書明道德性實大規
模廣闊伊川氣節剛方又理密察其道雖同而
德各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達隱落開發人
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明道
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詣極可奪天功
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樂利子行乎季孫唯聖人有
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
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怨同列異意者亦補其賢
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然力量未至而欲享之
矣。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勞而伊川所
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清苗可且拔過而
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然
明道之於孔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
理會乃孔子之大賢以上事孝者未至而觀議之
但明道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踐及
恐夫所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
者只當守此小大裁配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
貴窮理也。明道伊川論性雖密固不同然其氣
象乃各有袖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
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

馬援論漢二祖也。贊明道云揚休山立色金
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贊伊川云翔圓矩方纒直
正中厥施斯普。贊伊川云翔圓矩方纒直乎
允矣君子長也大成布帛之文叔梁之味知德者
希執謙其貴也。西山真氏曰二程之學羅山先生
楊時得之而南傳之。豫章先生羅從彦羅氏傳之
延平先生李侗李氏傳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蔡
先生謝良佐傳之。武夷先生胡安國武夷傳其子
五峯先生宏胡氏傳之。南軒先生張拭此又一派
也。若周行已劉安節得之為永嘉之學其際亦同
出於朱氏又為集大成者

我康節在當時二程父之體待之橫渠尚拜康
下而最所喜者明道也其譽之與富韓公同耳
溫公曰申公相也。明道之言優游伯也。明道之言
賢洛之言簡當。明道之言優游伯也。明道之言
高一時之望。明道之言優游伯也。明道之言
明道所處大書以上。明道之言優游伯也。明道之言
元祐君子小人之說有味乎。明道之言優游伯也。明道之言
宗師之言曰。明道之言優游伯也。明道之言
大臣同若先公。明道之言優游伯也。明道之言

利首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
衣冠之禍未艾也其後其言皆中又曰王莽
行新法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今
為俗儒不通由務斥去小人苟容歸佞介甫
為有才知通通適用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極
去節棄夫與修起屏且得罪張天祺以御史
折介甫被責介甫性很懷衆人以爲不可則
之愈堅聖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
下愈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發委
曲平章尚有強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
不至如此之甚也嗚呼子以爲聖人作用明
道庶幾焉斯言非過也使真得位得年當何如
哉

又按伊川先生死之日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者
詞以祭者僅四人故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
其後朱子爲之著年譜而已嘉定間明道先生
蓋純伊川先生謚正
太常藏格議謚藏云

通書附錄終



